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
1



藝丸

既亦



010185193115

文庫 17
W2
1

藝類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吉原氏寄贈

敘

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槩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槩乎皆嘗有聞太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

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

同治癸酉仲春興化劉熙載融齋自敘

藝齋目錄

卷一

文槩

卷二

詩槩

卷三

賦槩

卷四

詞曲槩

卷五

書槩

卷六

經義槩

藝槩卷一

文槩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
 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
 家說見劉劭人物志文之本領祇此四者盡之然孰
 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託始於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槩左氏之
 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
 無雜揚子雲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翦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

衆美兼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繇聖人

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為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

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卻尚有許多元氣在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

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簡重以肖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擘緩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覈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

孤質非文浮豔亦非文也

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觀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

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疎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於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範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處亦有翦裁疎漏處讀者宜別而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闕傑異其與章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並存正其不敢過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為春秋尚讀之證

左氏尚禮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義故正

公羊堂庶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庶更大於公羊

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疎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攷工公穀

檀弓誠慤願至攷工樸屬微至

問喪一篇纏綿悽愴與三年問皆爲戴記中之至文三年問大要出於荀子知問喪之傳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託大抵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駁在讀者自辨之

耳

家語好處可卽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篤雅有節

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諫

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以

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爲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願所用何

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

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

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

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脆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

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荆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杜詩義鵲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鵲之奇變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沖天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儘雄辯韓對荀揚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於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貴王賤霸猶孟子志也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況荀子時乎荀子矯世之枉

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禮智之間

屈子離騷之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嬃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志也爲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爲觀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

文麗用寡揚雄以之稱相如然不可以之稱屈原蓋屈之辭能使讀者興起盡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讀者疑爲於此於彼恍惚無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蘇老泉謂詩人優柔騷人清深其實清深中正復有優柔意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閒暇後人意在筆後故至手腳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子桓稱屈原優游緩節緩豈易及者乎

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裏卻儘有分數彼固自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學者何不從蹈大方處求之

莊子寓真於誕寓實於元於此見寓言之妙

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遊忽說鵬忽說蜩與鷦鷯斥鷃是為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處亦無不續矣

文有合兩篇為關鍵者莊子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讀者初不覺意注何處直至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四句始見前語正豫為此處翻轉地耳

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

學為周耶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攷工記後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莊子之文可以是評之其根極則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實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莊子書中有莊子將死一段其為晚年之作無疑然其文一何詭詭之甚

莊子是跳過法離騷是回抱法國策是獨闢法左傳史記是兩寄法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如莊

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槩之

柳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爲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案列子實爲莊子所宗本其辭之詼詭時或甚於莊子惟其氣不似莊子放縱耳

文章蹊徑好尙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爲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

文家於莊列外喜稱楞嚴淨名二經識者知二經乃似

關尹子而不近莊列蓋二經筆法有前無卻莊列俱有曲致而莊尤縹緲奇變乃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韓非鋒穎太銳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術所戒曰銳則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鑿之也至其書大端之得失太史公業已言之

管子用法術而本源未爲失正如上服度則六親多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此等語豈申韓所能道

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箇自家在內後世爲文者於彼於此左顧右盼以求當衆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

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亦不能如漢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周書呂刑論者以爲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於其原委窮之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爲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極有分曉

何太史公但稱其明申商也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羣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體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潛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鼂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鍊字句其識議非賈鼂比也

鼂家令趙營平皆深於籌策之文趙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鼂取切於時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於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於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

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夾敘夾議於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為大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為史則噍殺強史為左則啾緩惟與時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義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縱橫則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義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於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於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真際而襲

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疎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疎蕩有奇氣於義法猶未道及

太史公時有河漢之言而意理卻細入無間評者謂亂道卻好其實本非亂道也

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敘事不合參入斷語太史公寓意於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

史公為尚學無所不闕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也

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

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

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
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
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覩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
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於
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於歌舞戰鬥悉取其意與法以爲
草書其祕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爲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

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
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摧典碩故昌黎
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爲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
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

至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
向上封事引春秋並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
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譎諛置辯於

藝身卷一
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悻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雲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元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

揚子法言有些憨意蓋專已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爲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

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荀揚並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揚子雲之言其病正坐近似聖人朱子語類云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此可知學貴實有諸己也

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余謂子雲之史今無可見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漢書漢書揚雄傳或疑出於雄所自述亦可見其梗槩矣

班孟堅文宗仰在董生匡劉諸家雖氣味已是東京然爾雅深厚其所長也

蘇子由稱太史公疎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疎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

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范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然無害爲各自成家

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詣故不獨蔡中郎劉子元深重其書卽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亦承藉於其本性篇也

潛夫論皆貴德義抑榮利之旨雖論卜論夢亦然

東漢文浸入排麗是以難企西京繆襲稱仲長統才章足繼董賈劉揚今以昌言與數子之書並讀氣格果相伯仲耶

仲長統深取崔寔政論謂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按政論所言主權不主經謂濟時拯世不必體堯蹈舜此豈爲治之常法哉而統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論參霸政之法術荀悅申鑒明古聖王之仁義悅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爲後世法戒寔言孝宣優於孝文意在矯衰漢之弊故不覺言之過當耳

道文壯節於漢季得兩人焉孔文舉臧子源是也曹子

建陳孔璋文爲建安之傑然尙非其倫比

孔北海文雖體屬駢麗然卓犖迥亮令人想見其爲人

唐李文饒文氣骨之高差可繼踵

鄭康成戒子益恩書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

漢魏之間文滅其質以武侯經世之言而當時怪其文

采不豔然彼豔者如實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謂幹能考六藝推仲尼孟子

之旨余謂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駁其氣亦雍容靜穆

非有養不能至焉

徐幹中論說道理俱正而實審大臣篇極推荀卿而不

取遊說之士考僞篇以求名爲聖人之至禁其指槩

可見矣魏文稱其含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

蓋爲得之然偉長豈以是言增重哉

陳壽三國志文中子謂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晁公武讀

書志謂其高簡有法可見義法二字爲史家之要

晉元康中范頽等上表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

過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辭家壽是史家體本不

同文質豈容並論

文中子抑遷固而與陳壽所言似過然觀壽書練覈事

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固亦當心折

六代之文麗才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也

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幹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辭隱殊未盡之陶淵明爲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爲難也

史家學識當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嘗自言恥作文士文然其史筆於文士纖雜之見往往振刷不盡

史通稱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范史自謂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參蹤於賈誼班范兩家宗派於此別矣

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

柳柳州遊記此其先導耶

劉勰新論體出於韓非子說林及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其中格言如慎獨篇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愧衾二語六朝時幾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說似其門人所記其意理精實氣象雍裕可以觀其所蘊亦可以知記者之所得矣

荀子與文中子皆深於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後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塗亦然

荀子言法後王文中子稱漢七制之主特節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諸公遂本此意衍爲學派而一切議論因

之未免偏據而規小矣

畏天憫人四字見文中子周公篇蓋論易也今讀中說全書覺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規意存乎有為處規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雖若憤世太深而憂世正復甚摯是亦足使頑廉懦立未許以矯枉過正目之

陸宣公文貴本親用既非督儒之迂疎亦異雜霸之功利於此見情理之外無經濟也

陸宣公奏議評以四字曰正實切事

陸宣公奏議妙能不同於賈生賈生之言猶不見用況

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辯折有所難行而紆餘委備可以巽入且氣愈平婉愈可將其意之沈切故後世進言多學宣公一路惟體制不必仍其排偶耳賈生陸宣公之文氣象固有辨矣若論其實陸象山最說得好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獨孤至之文抑邪與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於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係乎韓師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並言可

見

昌黎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蘇老泉以孟韓為溫醇意蓋隱合

說理論事涉於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埽也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真為補虛消腫良劑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註腳有二曰正曰真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

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慘見李習之復性書曰

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

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處論文或專尚指歸或專尚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

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為言可謂觀其備矣

昌黎文兩種皆於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

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游者有餘心醇而氣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雲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昌黎送窮文自稱其文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東坡嘗與黃山谷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亦字言外寓推韓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於韓文遇之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澹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於此

昌黎言作為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為作文用也觀所為盧殷墓誌云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義山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稱俳優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

昌黎尙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勦襲古人之說以為己有也只識見議論落於凡近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支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著於一偏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何嘗不結實

昌黎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東坡稱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與道豈判然兩事乎哉

張籍謂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逕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為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

廉之欲其節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於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蓋專指其一體而言

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尚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儘雄辯是也

柳州自言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
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
皆耗氣也惟昏之爲耗也易知矜之爲耗也難知耳
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
突起紆行峭收縵迴也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爲
牢籠百態固宜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邨記云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
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
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
喻文境

文以鍊神鍊氣爲上半截事以鍊字鍊句爲下半截事
此如易道有先天後天也柳州天資絕高故雖自下
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柳州係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
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

文莫貴於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可謂變
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昌黎論文之旨於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慎其實柳
州論文之旨於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
行爲本在先誠其中

昌黎屢稱子雲柳子厚於法言嘗爲之注今觀兩家文

脩辭鍊字皆有得於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曠如奧如二
公殆各有會心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
密此原專指柳州論鵝冠子等篇後人或因此謂一
切之文精密槩出韓上誤矣

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為陋習
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
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
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為偉特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蘇老泉上

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與態而其全
見矣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
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
流未識文章之所至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
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
時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隱知其妙
韓文出於孟子李習之文出於中庸宗李多於宗韓者
宋文也

韓昌黎不稱王仲淹中說而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稱之

今觀習之之文俯仰揖讓固於中說爲近

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於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怪怪奇奇祇以自嬉者

或問持正文於揚子雲何如曰辭近太元理猶未及法言問較李元賓之尙辭何如曰不沿襲前人似之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爲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觀所作罪言謂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又兩進策於李文饒皆案切時勢見利害於未然以文論之亦可謂不浪戰者矣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詞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來無擇無擇得之持正者耶

廣明時詔書謂孫樵有揚馬之文樵與高錫望書自稱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則詔所云馬者殆亦指史遷非相如耶

劉蛻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書十八篇古漁父四篇辭若僻而寄託未嘗不遠學楚辭尤有深致哀湘竹下

清江招帝子雖止三章頗得九歌遺意

李習之與陸倕書盛推昌黎文謂嘗書其一章曰獲麟

解其他可以類知孫可之與王霖書稱進學解拔地

倚天句句欲活今觀兩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開傳稱開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穆修傳亦言

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為古文今觀伯長所為唐

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

既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

學與仲塗一矣

尹師魯為古文先於歐公歐公稱其文簡而有法且謂

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蓋師魯本深於春秋范

文正為撰文集序嘗言之錢文僖起雙桂樓建臨園

驛尹歐皆為作記歐記凡數千言而尹祇用五百字

歐服其簡古是亦簡而有法之一證也

范文正貶饒州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

其為國重賢如此而於文正所為岳陽樓記則曰傳

奇體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學振起當

時也

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

為多

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

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佛於己不言無以懲於世情

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

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事卻參以活句

歐文往往似此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

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

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翱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欲

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所尚蓋可見矣

謝疊山云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鐔韜光

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歐之奇

不如韓固有之然於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

遠乎

蘇老泉迂董詐鼂謂賈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

泉文取徑異於董而用意往往雜以鼂迂董於董無

損詐鼂恐鼂不服也

昌黎答劉正夫書曰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

尙其能者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脩能使之約遠

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

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長

較短也

論文鮮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

其氣老泉曰孫吳之簡切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蘇老泉云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

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
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槩以純詣律之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
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不及備論

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譬如舟行
大海之中把舵未嘗不定視放言而不中權者異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東坡文不乏信言可採學
者偏於美言歎賞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爲非此不足
以發微闡妙也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
且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用也大蘇文有之
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
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
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曾有底題
說未曾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
歐文優游有餘蘇文昭晰無疑

介甫之文長於埽東坡之文長於生埽故高生故瞻
東坡之文工而易觀其言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分明自
作贊語文潛卓識偉論過少游然固在坡函蓋中

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此豈有得於歐公者耶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余謂百世之文總可以奇穩兩字判之

王震南豐集序云先生自負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序內卻又謂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爲善學劉向與

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介甫云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二賢謂正之子固也然則子固之

文卽肖子固之爲人矣

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

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嘗不自我作古至歐曾則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較之韓若有智崇禮卑之別

王介甫文取法孟韓曾子固與介甫書述歐公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則其學之所幾與學之過當俱可見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爲崇觀間舉子所宗說見郡齋讀書後志觀介甫上人書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是則解孟亦豈無意於文乎

介甫文之得於昌黎在陳言務去其譏韓有力去陳言誇末俗之句實乃心鄉往之

曾子固稱介甫文學不減揚雄而介甫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息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

介甫文兼似荀揚苟好爲其矯揚好爲其難

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文家不以訾譽爲棄取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

半山文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埽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

謝疊山評荆公文曰筆力簡而健余謂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矯且振之

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黃山谷詩派觀之

荆公遊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余謂深難奇三字公之學與文得失並見於此

介甫文於下愚及中人之所見皆剝去不用此其長也

至於上智之所見亦剝去不用則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學士書云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襲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又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余謂介甫之文洵異於尙辭巧華矣特未思免於此弊仍未必濟用適用耳

半山文其猶藥乎治病可以致生養生或反致病半山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惻嗚咽語語自肺腑中流出他文卻未能本此意擴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謂其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壘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爲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制圖序尙非其極也東坡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詣卓具見

劉原父文好摹古故論者譽訾參半然其於學無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禮

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豈曰文焉已哉卽以文論
歐公爲作墓誌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
各得其體朱子稱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亦可見其
崖略矣

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
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
法則知得於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裏瑩徹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爲
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奧者之爲淺其立定主意步
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

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又云某未冠而
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爲人之
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豐如
此其得力尙須問耶

陳龍川喜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
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原不必字摹句擬類於執迹以求履憲也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
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其
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
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

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陳同甫文箴砭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細於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陸象山文隱居通議稱其王荊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繫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爲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後世學子書者不求諸本領專尚難字棘句此乃大誤欲爲此體須是神明過人窮極精奧斯能託寓萬物因淺見深非光不足而強照者所可與也唐宋以前蓋難備論郁離子最爲晚出雖體不盡純意理頗有實用

儒學史學元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元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後世作者取塗弗越此矣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

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陸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幹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為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奚取焉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於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於莊子者乎

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為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揚子法言曰事辭稱則經余謂不但事當稱乎辭而已義尤欲稱也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數語可見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盡則其文確鑿不可

磨滅如攷工記是也梁書蕭子雲傳載其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此亦見實事求是之意

易繫傳謂易其心而後語揚子雲謂言為心聲可知言語亦心學也況文之為物尤言語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或問淵明所謂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別於人乎曰只是稱心而言耳使必以異人為尚豈天下之大千古之遠絕無同己者哉

聖人之情見乎辭爲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
生情易教之精神以此也使情不稱文豈惟人之難
感在己先不誠無物矣

文賦意司契而爲匠文之宜尙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之無窮也

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是知意之所以貴者非
徒然也爲文者苟不知貴意何論意之所隨者乎
文以識爲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
學識三長識爲尤重豈獨作史然耶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

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於氣而韓以氣歸之於
養立言較有本原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
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文貴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

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爲理耳答李翊書云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
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鑑
曰臣聞文之盛衰王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
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
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

通意蓋悉本昌黎

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尋翕聚儕張其大較矣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
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
韓昌黎則曰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此辭字大抵已
包理事於其中不然得無如荀子所謂惠子蔽於辭
而不知實者乎

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易繫傳曰其辭文無不及也曲
禮曰不辭費無太過也

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辭也質亦辭也博辭也約亦辭也質其如易所謂正

言斷辭乎約其如書所謂辭尚體要乎

言辭者必兼及音節音節不外諧與拗淺者但知諧之
是取不知當拗而拗拗亦諧也不當諧而諧諧亦拗
也

書法二字見左傳為文家言法之始莊子寓言篇曰言
而當法晁公武稱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韓昌黎謂
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歐陽
永叔稱尹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具見法之宜講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然則文法之
變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脈亦然水之發源波瀾歸宿所以示文之

始中終不已備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後必顧之在篇末則前必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後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長篇之法不外盡而不汗

文心雕龍謂貫一為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迹為尚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拋鍼擲綫也

章法不難於續而難於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拋鍼擲綫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

文章之道翰旋驅遣全仗乎筆筆為性情墨為形質使墨之從筆如雲濤之從風斯無施不可矣

一語為千萬語所託命是為筆頭上擔得千鈞然此一語正不在大聲以色蓋往往有以輕運重者

客筆主意主筆客意如史記魏世家贊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皆是此訣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言義法之始也

長於理則言有物長於法則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實於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勝亦不大敗尚才氣者非大勝則

大敗觀漢程不識李廣唐李勣薛萬徹之為將可見
東坡進呈陸宣公奏議劄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
於古人上神宗皇帝書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
故事蓋法高於意則用法意高於法則用意用意正
其神明於法也文章一道何獨不然

敘事之學須貫六經九流之旨敘事之筆須備五行四
時之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

大書特書牽連得書敘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擴不窮
敘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氣有寓識無寓則如偶人矣
敘事有主意如傳之有經也主意定則先此者為先經
後此者為後經依此者為依經錯此者為錯經

敘事有特敘有類敘有正敘有帶敘有實敘有借敘有
詳敘有約敘有順敘有倒敘有連敘有截敘有豫敘
有補敘有跨敘有插敘有原敘有推敘種種不同惟
能綫索在手則錯綜變化惟吾所施

敘事要有尺寸有斤兩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論事調諧敘事調澀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論入敘
故覺諧多澀少也

史莫要於表微無論紀事纂言其中皆須有表微意在
為人作傳必人之間同弗是異弗非方能持理之平
而施之不枉其實

傳中敘事或敘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敘其無致

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與時位而稱量以出之

劉彥和謂羣論立名始於論語不引周官論道經邦一語後世謂之其實過矣周官雖有論道之文然其所論者未詳論語之言則原委具在然則論非論語奚法乎

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羣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有俊傑之論有儒生俗士之論利弊明而是非審其斯為俊傑也與

論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視失入其猶愈乎

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論之當慎與立法同

論是非所以定從違也從違不可苟是非可少素乎

人多事多難徧論借一論之一索引千鈞是何關係

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

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

論不貴強下斷語蓋有置此舉彼從容敘述而本事之

理已曲到無遺者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余謂有不辯論不議不辯論議辯斯當矣

敘事要有法然無識則法亦虛論事要有識然無法則識亦晦

文有辭命一體命與辭非出於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辭觀展喜犒師公使受命於展禽可見矣若出於一人而亦曰辭命則以主意爲命以達其意者爲辭義亦可通

辭命之旨在乎忠告其用卻全在乎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辭蓋因時適變自有許多衡量在也

辭命亦祇敘事議論二者而已觀左傳中辭命可見辭命體推之即可爲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辭乃所以重其實也

陳壽上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晉書李密傳中語略與之同辭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領氣象而已本領欲其大而深氣象欲其純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宗類二字於文之體用包括殆盡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於主腦而主腦有純駁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當無者盡無當有者盡有故昌黎答李
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紹述墓誌銘云其富若生
蓄萬物必具柳州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書有不書書之事顯不書之
意微矣

文有寫處有做處人皆云云者謂之寫我獨云云者謂
之做左傳史記兼用之

乍見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見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
艱深正是淺陋繁博正是寒儉文家方以此自足而
夸世何耶

白賁占於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無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勝信無欲者
信勝美

文尚華者日落尚實者日茂其類在色老而衰智老而
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古信已
心而近取世譽不是作散體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於易則古之言近於禮治古之
言近於春秋

文貴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橫在胸中蓋文惟其是惟
其真舍是與真而於形模求古所貴於古者果如是
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雜氣戒破局戒亂語戒習字戒僻詳

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實

文心雕龍以隱秀二字論文推闡甚精其云晦塞非隱

雕削非秀更爲善防流弊

言外無窮者茂也言內畢足者密也漢文茂如西京密

如東京

多用事與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滿紙用事未嘗不

空諸所有滿紙不用事未嘗不包諸所有

善書者點畫微而意態自足點畫大而氣體不累文之

沈著飄逸當準是觀之

治勝亂至治勝治至治之氣象皦皦而已文或秩然有

條而轍迹未泯更當躋而上之

誦述古義箴砭末俗文之正變卽二者可以別之

文有四時莊子獨寐寤言時也孟子嚮明而治時也離

騷風雨如晦時也國策飲食有訟時也

文有仰視有俯視有平視仰視者其言恭俯視者其言

慈平視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於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

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選懦

文至永叔以後方以避本位爲獨得之傳蓋亦頗矣

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脩辭立其

誠言近而指遠辭尙體要乃言底可績非先王之法

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後語

文家得力處人不能識如東坡表忠觀碑王荆公問坐客畢竟似于長何語坐客悚然是也用力處人不能

解如歐陽公欲作文先誦史記曰者傳是也

易繫傳物相雜故曰文國語物一無文徐鍇說文通論

強弱相成剛柔相形故於文人又為文朱子語錄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離去便不成文矣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後人每不解何以謂之無文

不若仍用外傳作註曰物一無文

國語言物一無文後人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

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筆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曰

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筆對詩言者蓋言志

之謂詩述事之謂筆也其實筆本對口談而言晉書

樂廣傳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

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

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

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舉之於其口

而又筆之於其書觀此而筆之所以命名者見矣然

昌黎於筆多稱文如謂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是也

藝彙卷一終

藝彙卷二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詩槩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為天人之合

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

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

詩序風風也風以動之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觀二南詠歌文王之化辭意之微遠何如

變風始柏舟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

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

頌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

勸勉後人之意則義亦通於雅矣

雅頌相通如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苾近雅雅生民

篤公劉近頌

穆如清風肅雝和鳴雅頌之懿兩言可蔽

詩序正義云比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

先顯後隱故比居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

也案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

以風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故正義蓋本於此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語出皎然詩式即劉彥和所謂比

顯興隱之意

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勵是一種坎坎伐檀

兮是也自傷是一種出自北門是也自譽自嘲是一

種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是一種抑抑威儀是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詩人之憂過人也獨寐寤言永

矢弗告此詩人之樂過人也憂世樂天固當如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入

乎中也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持其終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綱目云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余謂詩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遺意也

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神之與者近頌

離騷淮南王比之國風小雅朱子楚辭集註謂其語祀神之盛幾乎頌李太白古風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蓋有詩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騷也

劉勰辯騷謂楚辭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顧論其體不如論其志志苟可質諸三代雖謂易地則皆然可

耳

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雲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羣臣賦詩後世得其一體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為大宗不待言矣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諸歌孰為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漢郊祀諸樂府以樂而象禮者也所以典碩肅穆視他樂府別為一格

秦碑有韻之文質而勁漢樂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頌氣體攸別

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與頌多而雅少雅之
義非韋傳諷諫其孰存之

李陵贈蘇武五言但敘別愁無一語及於事實而言外
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爲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
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爲陵作其果然乎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
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
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
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
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
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鍾嶸品詩
不以古直悲涼加於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乎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
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鍾仲偉論之備矣
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
此兩宗

陸士衡詩粗枝大葉有失出無失入平實處不妨屢見
正其無人之見存所以獨到處亦躋卓絕豈如沾沾
菴菴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

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

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於前他何論焉

阮嗣宗詠懷其旨固為淵遠其屬辭之妙去來無端不

可蹤迹後來如射洪感遇太古風猶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夷齊不降不辱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別矣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聖詩品中有疎野一品若鍾仲偉

謂左太冲野於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冲是豪放

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迺警絕人然練不傷氣必推

景陽獨步苦雨諸詩尤為高作故鍾嶸詩品獨稱之

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

劉公幹左太冲詩壯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慈而不壯

兼悲壯者其惟劉越石乎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劉越石重贈盧

諶詩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又稱小白相射鉤於

漢於晉興復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

歲暮越石言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其欲及時之

志亦同也鍾嶸謂越石詩出於王粲以格言耳

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

以清剛儁上目之殆猶未覘厥蘊

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元默之致游
仙詩假棲遯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
宜聽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
大要出於論語

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
貴尚節義如詠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
齊之志也

陶詩吾亦愛吾廬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懷新物亦
具我之情也歸去來辭亦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

陶詩云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又云卽事如已高何
必升華嵩可見其玩心高明未嘗不腳踏實地不是
倜然無所歸宿也

鍾嶸詩品謂阮籍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
之表余謂淵明讀山海經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親
切尤詩之深致也

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淵明自庚子距丙辰
十七年間作詩九首其詩之真更須問耶彼無歲無
詩乃至無日無詩者意欲何明

謝才顏學謝奇顏法陶則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
爲尤上

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鍾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尙理之過哉

謝客詩刻畫微眇其造語似于處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詩家爲獨闢之境

康樂詩較顏爲放手較陶爲刻意鍊句用字在生熟深淺之間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所以示學兩家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優劣

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爲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

出無一苟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蓋有以觀其深矣

延年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

左太冲詠史似論體顏延年五君詠似傳體

韋傳諷諫詩經家之言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顏延年五君詠史家之言張景陽雜詩辭家之言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復相似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

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此
雖意重推薛然亦見鮑之長句何劉沈謝均莫及也
陳孔璋飲馬長城窟機軸開鮑明遠惟陳純乎質而鮑
濟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發源所自

謝元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
出同時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
人之不濟也雖長於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
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
為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

隋楊處道詩甚為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
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為六絕句專論四子而
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
驪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迴絕不免致人異議
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為李杜開先人文所
肇豈天運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繇超曠各
有獨至

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雋上

明遠之驅邁元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
宣和書譜稱賀知章草隸佳處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
工可到余謂太白詩佳處亦如之

太白詩舉止極其高貴不下商山采芝人語

海上三山方以為近忽又是遠太白詩言在口頭想出

天外殆亦如是

李詩鑿空而道歸趣難窮由風多於雅興多於賦也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即

此四語想見太白詩境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
有為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

而遠遊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
耶

太白云日為蒼生憂即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
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
魚之志也

太白詩雖若昇天乘雲無所不之然自不離本位故放
言實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託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風原是平常過活非廣已造大也太
白詩當以此意讀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神仙猶古之
人耳故知太白詩好言神仙祇是將神仙當賢友初

非鄙薄當世也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

或認作真身豈非皮相

學太白詩當學其體氣高妙不當襲其陳意若言仙言

酒言俠言女亦要學之此僧皎然所謂鈍賊者也

學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飾足矣余曰此得手處非下

手處也必取太白句意以為祈嚮盍云獵微窮至精

乎

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

深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二句是杜詩全旨凡其云念

闕勞肝肺弟妹悲歌裏窮年憂黎元無非離愁而已

矣

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

可為看詩之法

太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託之以自娛少陵

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杜詩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詠一贈人

皆於論詩無與然其詩之所尚可知

杜詩只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

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終接混茫夫篇終而接混茫則全詩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詩故莊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於杜陵乃無遺憾

少陵云詩清立意新又云賦詩分氣象作者本取意與氣象相兼而學者往往奉一以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繫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細筋入骨如秋鷹字外出力中藏棧史記杜詩其有焉

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為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杜詩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處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嘗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讀者非身當其境亦何容強臆耶

昌黎鍊質少陵鍊神昌黎無疎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眾作

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疎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

精太白韻高然真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王右丞詩一種近孟襄陽一種近李東川清高名雋各

有宜也

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騁學

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劉文房詩以研鍊字句見長而清瞻閑雅蹈乎大方其

篇章亦儘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高適詩兩唐書本傳並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即以七古

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書有惡圓惡曲等篇其詩亦一肚皮不合時

宜然剛者必仁此公足以當之

孔門如用詩則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

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輕爵

祿意皆起於惻怛為民不獨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

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

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爲真似也

韋蘇州憂民之意如元道州試觀高陵書情云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此可與春陵行賊退示官吏作並讀但氣別婉勁耳

錢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

王孟及大厯十子詩皆尙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卽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卽所謂時有感激怨對奇怪之辭

昌黎贈張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儒者之言所由與任達者異

太白詩多有羨於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從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辭奇意幽可爲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昌黎七古出於招隱士當於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於柏梁猶未之盡

若使乘酣騁雄怪此昌黎酬盧雲夫望秋作之句也統觀昌黎詩頗以雄怪自喜

昌黎詩往往以醜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昌黎自言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薦

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其詩以附於古之作者薦士詩以橫空盤硬語安帖力排鼻目之又醉贈張祕書云東

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之推孟也至矣後人尊韓抑孟恐非韓意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

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吉為老成家數

孟東野詩好處黃山谷得之無一頓熟句梅聖俞得之無一熟俗句

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驀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

牧語謂其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余謂詩莫貴於知道觀香山之言可見其或出或處道無不在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閻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願其詩願可不知其人乎

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繚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

詩有借色而無真色雖藻績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約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瓌妍要非適用豈盡然哉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其質矣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後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為

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東坡謂歐陽公論大道似韓愈詩賦似李白然試以歐詩觀之雖曰似李其刻意形容處實於韓為逼近耳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

聖俞詩深微難識即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梅蘇並稱梅詩幽淡極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見便擊節然雄快不足以盡蘇猶幽淡不

足以盡梅也

王荆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

東坡詩打通後壁說話其精微超曠真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

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為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滔滔汨汨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

坡古詩慣用其法

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清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爲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清新余謂此句可爲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於李亦以清新相目詩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於坡詩何乃以新譏之

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退之詩豪多於曠東坡詩曠多於豪曠非中和之則然賢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與齷齪之腸胃固遠

絕也

遇他人以爲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此韓蘇兩家詩意所同

東坡詩意頽放而語迺警頽放過於太白迺警亞於昌黎

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詩以出於騷者爲正以出於莊者爲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於詩家因襲語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山谷詩取過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雋所以露中有含

透中有皺令人一見可喜久讀愈有致也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鑪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后山諸公學杜在此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

西崑體貴富實貴清澹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

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鍊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

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鍊之功可於

言外想見

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

味觀其齋中弄筆詩云詩雖苦思未名家雖自謙實

自命也

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

在此

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

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為難得

嬰孩始言唯俞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別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蓋醇實瓌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與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平澹天真於五言宜甯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豪蕩感激

於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

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後莫如李太白
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如鼙鼓軒舞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七言於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

為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為者如多兩人坐食也
或謂七言如挽強用長余謂更當挽強如弱用長如短

方見能事
潘邠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
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余謂此例何可盡

拘但論句中自然之節奏則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

頓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頓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牀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誤增閒字以為五七哉

詩有合兩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兩句成五言者如祈父曷不聰是也後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頓五言每兩字作一頓而

五言亦或第三字屬上上下下間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講音節者出於漢郊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於柏梁詩

七言為五言之慢聲而長短句互用者則以長句為慢聲以短句為急節此固不當與句句七言者並論也五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三字與第五字七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四字與第六字第五字與第七字平仄相同則音拗異則音諧講古詩聲調者類多避諧而取拗然其間蓋有天籟不當止以能拗為古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苟犯其一皆古之棄也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於五古他體雖工弗尚也書譜云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為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為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絲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論詩者謂唐初七古氣格雖卑猶有樂府之意亦思樂府非此體所能盡乎豪傑之士焉得不更思進取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歎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尚之

伏應轉接夾敘夾議開闔盡變古詩之法近體亦俱有

之惟古詩波瀾較為壯闊耳

律與絕句行間字裏須有暖曖之致古體較可發揮盡意然亦須有不盡者存

律詩取律呂之義為其和也取律令之義為其嚴也

律詩要處處打得通又要處處跳得起草蛇灰綫生龍活虎兩般能事當以一手兼之

律詩主意拏得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為少陵得力在此

律詩主句或在起或在結或在中而以在中為較難蓋限於對偶非高手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詩聲諧語儷故在在易工而難化能求之章法不惟

於字句爭長則體雖近而氣脈入古矣

起有分合緩急收有虛實順逆對有反正平串接有遠

近曲直欲窮律法之變必先於是求之

律詩既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壹融貫變化兼之斯善

律詩篇法有上半篇開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

開所謂半篇者非但上四句與下四句之謂卽二句與六句六句與二句亦各爲半篇也

律詩一聯中有以上下句論開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
半句論開合者惟在相篇法而知所避就焉

律詩手寫此聯眼注彼聯自覺減少不得增多不得若

可增可減則於律字名義失之遠矣

律詩之妙全在無字處每上句與下句轉關接縫皆機
竅所在也

律有似乎無起無收者要知無起者後必補起無收者
前必豫收

律詩中二聯必分寬緊遠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來龍
去脈則寬緊遠近爲妄施矣

律體中對句用開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爲
最多或前遮後表或前表後遮表謂如此遮謂不如
彼二字本出禪家昔人詩中有用是非有無等字作
對者是有卽表非無卽遮惟有其法而無其名故爲

拈出

律詩不難於凝重亦不難於流動難在又凝重又流動耳

律體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禪破律所宜深戒小禪縛律亦無取焉

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盡盡之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對面旁面須如觀影知竿乃妙絕句於六義多取風興故視他體尤以委曲含蓄自然為尚

以鳥鳴春以蟲鳴秋此造物之借端託寓也絕句之小中見大似之

絕句意法無論先寬後緊先緊後寬總須首尾相銜開闔盡變至其妙用惟在借端託寓而已

詩以律絕為近體此就聲音言之也其實古體與律絕俱有古近體之分此當於氣質辨之

古體勁而質近體婉而妍詩之常也論其變則古婉近勁古妍近質亦多有之

論古近體詩參用陸機文賦曰絕博約而溫潤律頓挫而清壯五古平徹而閑雅七古煒煜而譎誑

樂之所起雷出地風過簫發於天籟無容心焉而樂府之所尚可知

文辭志合而為詩而樂則重聲風雅頌之入樂者姑不

具論卽漢樂府飲馬長城窟之青青河畔草與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節可微辨矣

九歌樂府之先聲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卽設色選聲處可以辨之

楚辭大招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此卽古樂節之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樂府家轉韻轉意轉調無不以此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卽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爲當行

樂府之出於頌者最重形容楚辭九歌狀所祀之神幾於恍惚有物矣後此如漢書所載郊祀諸歌其中亦

若有舛蠻之氣蒸蒸欲出

樂府有陳善納誨之意者雅之屬也如君子行便是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由是觀之後

世樂府近風之體多於雅頌其由來亦已久矣

樂府是代字訣故須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懷抱又未免爲無病而呻吟

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於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

樂府調有疾徐韻有疏數大抵徐疏在前疾數在後者常也若變者又當心知其意焉

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雜言歌行音節似乎無定而實有不可易者存蓋歌行皆樂府支流樂不離乎本宮本宮之中又有自然先後也

賦不歌而誦樂府歌而不誦詩兼歌誦而以時出之詩一種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種是誦吉甫作誦是也楚辭有九歌與惜誦其音節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誦也詩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誦顯而歌微故長篇誦短篇歌敘事誦抒情歌詩以意法勝者宜誦以聲情勝者宜歌古人之詩疑若

千支萬派然曾有出於歌誦外者乎

文有文律陸機文賦所謂普辭條與文律是也杜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使將詩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則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為律耳

詩之局勢非前張後歛則前歛後張古體律絕無以異也

詩以離合為跌宕故莫善於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開上句之意為接也離後復轉而與未離之前相合即遠合也

篇意前後摩盪則精神自出如幽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摩盪祇在祖歸二字耳

問短篇所尚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尚曰萬斛
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卽如之杜
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其意亦可相通相
足

長篇宜橫鋪不然則力單短篇宜紆折不然則味薄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用之長篇此如黃河之百里一曲
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卽短至絕句亦未嘗無尺水興
波之法

長篇以敘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此
皆題實司之非人所能與

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縮插淺深離合諸法篇中段

中聯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渾然無迹未善也

少陵寄高達夫詩云佳句法如何可見句之宜有法矣

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從章法篇法來者

河水清且漣閒關車之牽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
三字句法而意有順倒之不同

詩無論五七言及句法倒順總須將上半句與下半句
比權量力使足相當不然頭空足弱無一可者

鍊篇鍊章鍊句鍊字總之所貴乎鍊者是往活處鍊非
往死處鍊也夫活亦在乎認取詩眼而已

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
眼有以數句爲眼者有以一句爲眼者有以一二字

爲眼者

冷句中有熱字熱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

有情字詩要細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詩有雙關字有偏舉字如陶詩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

魚雲鳥水魚是偏舉高遊是雙關偏舉舉物也雙關

關已也

問韻之相通與不相通以何爲憑曰憑古古通者吾亦

通之毛詩楚辭漢魏六朝詩杜韓諸大家詩以及他

古書中有韻之文皆其準驗也

辨得平聲韻之相通與不相通斯上聲去聲之通不通

因之而定東冬江通則董腫講通矣送宋絳亦通矣

推之支微齊佳灰通則紙尾薺蟹賄通寘未霽泰卦

隊通魚虞通則語麌通御遇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

軫吻阮旱潛銑通震問願翰諫霰通蕭肴豪通則篠

巧皓通嘯效號通歌麻通則哿馬通箇禡通庚青蒸

通則梗迥通敬徑通侵覃鹽咸通則寢感儉謙通沁

勘豔陷通陽無通則養亦無通漾亦無通尤無通則

有亦無通肴亦無通

入聲韻之通不通亦於平聲定之東冬江通則屋沃覺

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質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

則陌錫職通侵覃鹽咸通則緝合葉洽通陽無通則

藥亦無通

論詩者或謂鍊格不如鍊意或謂鍊意不如鍊格惟姜白石詩說為得之曰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余論文旨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之所貴於言志者須是以直溫寬栗為本不然則其為志也荒矣如樂記所謂喬志溺志是也

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持風化從之古人因志而有詩後人先去作詩卻推究到詩不可以

徒作因將志入裏來已是倒做了況無與於志者乎

文心雕龍云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鍾嶸詩品云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劉越石仗清剛之氣余謂志旨才氣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實此四字詩家不可缺一也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於此意

雅人有深致風人騷人亦各有深致後人能有其致則風雅騷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

意味然黍稷方華雨雪載塗與此又似同而異須索
解人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
見孝弟之性余謂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溫雅也二而
言之安仁於是為不知詩矣

謝靈運詩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須離不得
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別有所謂神理矣

不發乎情即非禮義故詩要有樂有哀發乎情未必即
禮義故詩要哀樂中節

天之福人也莫過於子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過
於正其性情從事於詩而有得則樂而不荒憂而不

困何福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暫詩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
小相隔言情亦如之

興與比有闊狹之分蓋比有正而無反興兼反正故也
昔人謂激昂之言出於興此興字與他處言興不同激
昂大抵只是情過於事如太白詩欲上青天覽日月
是也

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
樹寫之故詩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

詩格一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為格
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賤也

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惘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舉誅茅
力耕者次之送在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

言詩格者必及氣或疑太鍊傷氣非也傷氣者蓋鍊辭
不鍊氣耳

氣有清濁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詩家泛言氣格未是

林艾軒謂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
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余謂此論未免
誣黃而易蘇然推以論一切之詩非獨女態當無雖
丈夫之貴賤賢愚亦大有辨矣

詩以悅人爲心與以夸人爲心品格何在而猶譏譏於
品格其何異溺人必笑耶

或問詩偏於敘則掩意偏於議則病格此說亦辨意格
者所不遺否曰遺則不是執則淺矣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後世爲詩者於碩好二字須善認
使非真碩必且迂非真好必且靡也

詩不清則蕪不穆則露穆如清風宜吉甫合而言之
凡詩迷離者要不閒切實者要不盡廣大者要不廓精

微者要不僻

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剝去數層方下筆庶不墮熟字界
裏

詩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則入禪欲則入俗超之之道無
他日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或問詩何為富貴氣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謂函蓋乾

坤貴如所謂截斷眾流便是

詩質要如銅牆鐵壁氣要如天風海濤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與雅精神兼

之斯善

鍾嶸謂阮步兵詩可以陶寫性靈此為以性靈論詩者

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誌深薄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

景之交其實性靈光景自風雅肇興便不能離在辨

其歸趣之正不正耳

詩涉脩飾便可憎鄙而脩飾多起於貌為有學而不養

本體晉東海王越與阮瞻書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

安深善夫

詩一往作遺世自樂語以為仙意不知卻是仙障仙意

須如陰長生古詩遊戲仙都顧愍羣愚二語庶為得

之抑度人經所謂悲歌朗太空也

詩一戒滯累塵腐一戒輕浮放浪凡出辭氣當遠鄙倍

詩可知矣

詩中固須得微妙語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

坦易中忽然觸著乃足令人神遠

花鳥纏絲雲雷奮發絃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

境

藝身卷二
詩嘍嘍草蟲聞而知也趨趨阜螽見而知也有車鄰鄰
知而聞也有馬白顛知而見也詩有外於知與聞見
者耶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獨得也
凡佳章中必有獨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獨得之字惟
在首在腰在足則不必同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六一賞之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東坡賞之此等處古人自會心有在後人或
強解之或故疑之皆過矣





